

不平的亂世

賭鬼

(小說)

第一四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賭鬼

萎黃的枯葉，無力的掛在枝頭；東倒西歪的竹籬，圍繞在房屋的四周。陣陣狂風吹來，樹葉相打發出沙沙的聲響；竹籬的竹竿縫裏，也在『許許』的狂嘯，配合着屋裏竹牌聲和喧鬧的人聲。

這裏是東鄉惟一的賭窩。各處的賭窟，常常有被官家抄獲的，然而這裏就不同了。因爲這地方原來便是本城的官吏們聚會的所在，有誰還到老虎頭上捉蟲呢！他們

常常想法子騙外鄉的商人或者過路人。人們上這裏來投宿時，便被他們引誘了，服服貼貼的拿出所有的錢來，只剩了隨身的衣服回去。

深夜裏，天氣已經極冷，而且刮着大風；不過這屋子是小而不透風的，人又多，自然感到暖和。

一個姓李的捧着裝滿了飯的大肚子，搖來搖去的走著，說：『今天的風總算厲害了，一天沒有息！在家倒沒什麼，出去幹活可真受不了。過幾天再一下雪，這一下子就苦了我們了。大棉襖的棉花，可還沒有下種哩，簡

直沒指望了！這幾天手氣又不好，下手就輸。又沒有一個肥豬來拱門！哈哈……」

一個姓唐的衙役斜坐在棹旁，手裏玩弄著竹牌說：『誰不這樣？連縣老爺都在發愁呢！今天傳下話來：冬季到了，盜賊一定更要加多，各捕快都要格外小心，多查兩趟街了。這下子可就苦了趙大哥，到晚上兩點還要查一次街呢！』

姓李的咳嗽起來，咳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立起矮矮的身軀，向痰桶裏吐了一口痰，滿着縐紋的老臉上，微微露

出一點笑的說：『老唐，你們還好呢，我倒霉又吃上了烟，一天……』他咳了一陣又繼續著說：『一天總要四十幾個泡子呢！』

姓唐的拍着鼓滿的肚皮，微笑的神氣，似乎在贊美他剛才發出的牢騷；驕慢的雙眼，斜視着瘦小而縮成一團的烟鬼，一邊笑着一邊說：『李頭，今年什麼都是貴的。你們吃的烟，更如同雨後的河水一樣——飛漲的一天比一天價兒大了。我總算不錯，一日三餐白飯之外，倒用不着黑飯了！哈哈……你看：你，馮五，李四，張

三。那一個不是被烟鬧得筋疲力盡，灰白的臉色，身體也不如從先結實了。你看王三，酒是喝的，嫖賭也是全來的，只是不吃大烟！』

這一排三間房子。隔壁便是吃大烟的地方，有一個門通着外間。裏間出來三個人，歲數都在三十上下，他們已經過足了癮，恢復到常人一般的精神了。其中的一個，矮而胖的身軀，和王三一般的搖幌着。其餘的兩個，都是大個子。但是人們很能分辨他們兩人。因為一個長着許多麻子在他那黃黑色的面孔上；另外一個還保存着一

條油而饒的辮子。

『再推上幾方牌九，就可以睡了！』

『來，來！三爺作皇帝，我們作陪。』

大家異口同聲的嚷着。胖子的肚皮，便漸漸移向了棹旁。

『天門，上門，下門，上角，下角，橫堂，四吊，八吊，十二吊。』等等雜亂的喊聲，漸漸提高了。胖子的臉漲得飛紅，他面前的錢有時堆得極高，有時又慢慢的退了下去。

窗外的風仍舊在叫嘯着，鐘聲噹噹的敲了，他們並不注意，還是照樣喧嚷。

李三拍拍輸空了的雙手，把他瘦小的身軀挺一挺，用力的嚷着說：『冬天到了，送過冬季衣服的人却還未來！今天要是肥豬來時，一定饒不了他！』

王三坐在中間，停止了雙手，瞪着他的眼睛說：『你作死鬼，便替你弄一件過冬的大棉袍。但是，不要老嚷！被人們聽見了……這次不要緊，下次誰……』

『我作死鬼也不要緊！決不誤事的，三爺。』李三拍

拍胸脯說着，他們仍舊繼續的嚷下去，門外忽有打門的聲音。

矮小的李三說：『拱門了！哈哈……老唐，去瞧瞧吧！』

靠門坐着的老唐，便走了出去。不到一會風門開了，老唐用手扶着門，請那借宿的人進來。大家抬起頭來看他：背上背着個包袱，身上不大厚的棉襖上，緊緊罩着一件藍色而極短的大褂。他是個隔鄉人，錢到略有幾個；這次作買賣回來，因為天色晚了，又趕不到家去，

所以在這裏借住一晚，明天一早走，便可以白天到家了。

胖子指揮着李三說：『李小子，倒盆水來，給這位大爺洗臉！』

『好麼，要我打臉水，我不當這分差事！三爺，你另找旁人吧！』

『放屁，渾東西！非去不可！』胖子用力的嚷；李三哼了一聲，出去了。

『您貴姓？打那兒來？』

『我姓王，三橫一豎的王！打縣裏回鄉去，天晚了，跟您這兒打擾一晚上。』

大家對於借住的人都很恭敬，請他洗臉漱口，喝茶，都呼喝着李三去作。

胖子向各人使着眼色說：『您坐一門，消遣消遣。』
『我不會，實在不能奉陪！』

『沒那話，玩玩有什麼！少壓點，輸急了再走。』

『你少來放屁，李小子，你替我滾！』李三坐了下去，一聲不響了。

『少壓點，輸贏極少，不過是玩玩，您請！您請！』大
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。

終久他坐下去了。他的喊叫聲，也夾雜在嘈雜的狂呼
裏。李三的壓注，老隨着投宿人下，胖子的錢都慢慢的
擁到李三和投宿人的手裏。胖子飛紅的臉色，漸漸透出
了一層油光，兩隻眼睛瞪得圓珠一般，只在凝視着兩粒
骰子的轉動。當錢送到投宿人手裏時，他便亂七八糟的
謾罵着李三；大衆也都把李三開玩笑，李三只露出敢怒
而不敢言的樣子。

大家向投宿的人說着：『您作一任皇帝吧！』他推讓道：『還是王大哥作下去吧，再來兩三方也可以睡覺了。』

大家亂鬧了一陣，便把投宿人推作皇帝了。作皇帝以後，面前的錢直往上飛漲。大家都罵李三，說是他碰了骰子害的事。這次李三所看的上門，漸漸犯了死門的樣子，沒有一條不輸的。這一條分好以後，李三看自己的牌，死力的按在桌上，只嚷道：

『賠來，賠來！』

投宿人拿開自己的牌看時，滿臉堆笑的嚷道：

『開，開！』

李三睜着迷蒙的雙眼嚷着：『你這小子，不好你先開麼？混帳東西！』投宿人翻開牌：一張天牌，一張人牌，剛好一個天槓。

『混蛋，還小，乖乖的賠出來，天槓算什麼？你也不用看牌了！』他按着牌，數着上門的錢。

『一共二十吊，怯小子！』

投宿人拍着胸脯說：『你一直胡罵些什麼？我是好欺

負的人麼？拿出牌來看看，二十吊一個不短少你的。就是二百吊，大爺一個小錢都不能少給你的！」突然勒手一把搶過李三的兩張牌，不覺嘻着嘴笑了出來，把錢都搜回自己的面前來。

李三拍着桌子說：『幹嗎不賠來？』

『自己虎頭三，還嚷什麼？老裝孫子玩！不要臉的東西！』

『放屁，我明明是夾八對，你調換了！』

他們兩人吵鬧的聲音愈嚷愈大，大家都不言語，只一

人一個姿勢的看着，他們也什麼話都罵了出來。忽然拍的一聲，投宿人的臉上，發現了五條打紅了的手指印。投宿人更忿怒了，便揪打起來。李三先被他摔了兩三交，在他們周圍的椅子，全向四面倒去，發出震耳的響聲。李三一點沒有還手的力量，大家都不來勸他們，只在旁邊拍着手，哈哈的大笑。

李三又被他摔下去了，這次他可爬不起來了，四肢掙扎着，伸了伸腿，不動了。投宿人低下頭來看看他，兩腿就不住的抖，又抬起頭使勁發出幾句顫聲的謾罵。



『怎麼啦，老李怎麼不動了。裝着玩麼？』胖子離了坐位走過來，低下頭去，摸摸李三的胸口，站起來臉色漲的猪肝一般，很快的一把，揪住了投宿人的領口，說：『這怎麼好呢？你也太……明天他媳婦找了來，誰担這干係。我們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不放你，到明天早晨再……』

投宿人聽見這話，嚇得怔怔的，兩眼只盯在胖子的油臉上。大家都勸着，胖子還只是拉住了他。

胖子說著露出譏人的假笑：『我乾脆問你：是要官

休？還是要私休？」

他斷續的說：『私休是怎樣的辦法呢？』

『拿出一百塊錢來，好好給老李辦個體面的喪事，你便趁現在——全村的人正睡著的時候——溜走。』

他哭喪著臉求着說：『二百塊錢，我實在拿不出來！』

胖子作把投宿人往屋裏推的樣子，然後說：『也好，

也好！等天亮到官廳去說吧！還省我好些脣舌呢！……

不然，我們要受冤枉，還要費盡心機的去造假話！』

他們做好做歹的說了半天，才說定把投宿人身上所帶

的錢，全數拿出，才算完事。他們一處處的搜查，共總有五十六塊錢。

『零頭作你的零用吧！……我們也實在出於不得已呢！』胖子嘆息着說，並且指揮他們把李三抬到裏間去，放在鴉片舖上。老唐和馮五便把他抬了進去。

『你明天一早走也可以，我們只說：李三一時烟癮發了，沒有烟吃悶死的。大家拿錢給辦個體面的喪事，他媳婦自然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！』

『不，不，我現在動身，明天清早可以到家了，五十

塊錢算什麼！再待五六月又掙出來了，但是……今天還多虧您幫忙呢！』

投宿人臨走時，用手偷偷的擦着眼角裏的淚珠，但是臉上仍舊裝出假笑來。

他出子熱鬧的屋子，一人在黑暗裏走着。狂風捲着砂土，向他臉上撲來，他冷的一下下的抖。

狂風的靜止，同時停住了小屋裏的人聲，只聽見李三在他鴉片舖上，笑嬉嬉的數着他二十個亮晶晶的洋餅子，還不時的用手去摸他身上的新傷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

初版
再版

賭鬼一冊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著者

瞿世荃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實用本

陳筑山
熊佛西
熊子滌

趙水澄
堵述初
謝剛主

翻印

出版者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必究

發行
臨時印刷者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

